

【民间学者齐献策】

山野集

中国经济再出发

主编 余云辉

经济再出发
山野集
余云辉

新华出版社

【民间学者齐献策】

草野集

中国经济再出发

主编 余云辉

余云辉
2013年10月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野集：中国经济再出发 / 余云辉编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166-2979-6

I. ①草… II. ①余…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8447号

草野集：中国经济再出发

编 著：余云辉

责任编辑：林郁郁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臻美书装

印 刷：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5.25

字 数：170千字

版 次：2016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2979-6

定 价：32.00元

编 委 会

主编：余云辉

编委：郎 浏 曾 俊 林子浩

前言

理上网来，渐成治国理政新平台

姚卜成 / 文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古语。

习总书记说，网络就是草野，网民就是草根。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4月20日人民网）

根据CNNIC发布的第38次调查报告，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亿。网络，已渗透到经济、社会、民生、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政治生态——参政者未必居庙堂，如被誉为“最美洗脚妹”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知政者也未必在草野，如知名网络大V“御史在途”就官居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互联网带来空前的跨界与分享的机会，让行政者、参政者、知政者都可以对各项国家治理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种趋势在不断扩大并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反腐、立法、司法工作发挥着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网民双规了周久耕、拿下了雷政富、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促成了网络约车合法化的政策出台，

参与了国家税收政策改革、中国慈善法的立法工作。

而中国政府，也以海纳百川之姿全面拥抱互联网，提出要“全面实行政务公开，推广电子政务和网上办事。”可以说，网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热情不断高涨，重铸了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网络不但已成为群众反映诉求、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也是各级党委政府收集社情民意、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

在互联网时代，民意将成为国家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信息参考。民意在网络上的爱憎分明，甚至一些网络热词的本身就是在表达着鲜明的时代文化。如“习大大”这一广泛流传的称呼背后，是沉甸甸的民意。在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亿万人民群众对习总书记那种亲们爱民精神的高度认同。

但毋庸讳言，网络声音不可能完全被决策者吸纳，事实上，求全也是不现实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民意的本身就鱼龙混杂，有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声音的吸纳也总会囿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条件未成熟，难以强求。但很多政策、立法的制定在大范围地征求网民意见，这种互联网+公共政策制定的互动已经渐渐成为趋势。毫无疑问，这将能更有效地促进不同利益群体的妥善协调，推动公共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

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伟大的中国梦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参与各项改革的热情，就表明了人民既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又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梳理各种政策及网络平台，会发现“理上网来”已经成为本届政府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尤其是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反腐、立法等各项公共政策制定都是在吸取民意，这不但激发了人民自觉认同、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反而转化成革故鼎新的伟大力量。

（姚卜成，原中国财富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扶贫杂志副总编辑。现供职于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宏观经济

资本的终结：一个时代正在落幕..... 3

中国工业化远未完成—还在路上..... 8

集体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的“国民共进” 15

国企改革：端正方向，摒弃“僵尸” 23

中国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36

粮食结构矛盾破局指向..... 43

微观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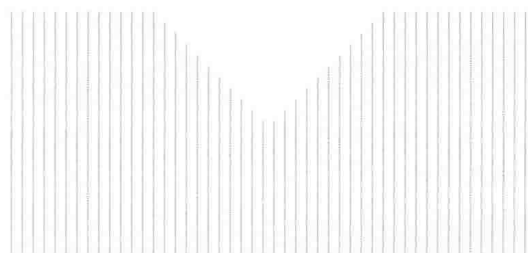
驳人民币必然贬值的谬论：兼谈货币竞争力..... 51

人民币，不要为我哭泣..... 55

银行躺着赚钱的“好日子”咋就没了呢？	66
金融改革自主才能避险	69
金融业迫切呼唤价值担当	73
用共赢经济学思想重构医药卫生体制	79
铁总债务、养老金困境、去产能稳增长矛盾的储备需求解决方案	89
日本黄金时代背后的经济学家	97
城市创新需做好“顶层设计”	103
注册制改革：或许成为牛市的新起点	107

理论与展望

经济学家通常不会告诉你这些！	117
新财税主义宣言	127
人民币加入 SDR 将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37
中国当前应推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	144
启用《信用价值论》新理论 再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30 年	148
机器人时代，当勇敢拥抱财政赤字	187
工业化与新工人的未来	195
金融战与全球“去美元化”	202
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	218
后 记	234



宏观经济



资本的终结：一个时代正在落幕

——评《资本的终结：21 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

卢映西 / 文

十几年前，根本没人听说过“量化宽松”“负利率”，甚至连“零利率”都是新鲜事，但如今，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央行须臾不可或缺选项。然而，几近疯狂的货币政策，却一直无法令世界经济强劲增长。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历史上所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最缓慢和最乏力的一次复苏。看来，这一次真的不一样。

改革开放后连续多年高增长、2008 年全球遍地哀鸿时仍能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这一次也效仿发达国家搞货币宽松。这世界究竟怎么了？在这举世迷茫的时刻，有一本书来得恰到好处，这就是由李民骐、张耀祖、许准和齐昊等海内外学者合著的《资本的终结：21 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资本的终结》，凡引该书内容只注页码）。这是一本立足当代现实、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深入浅出地勾画了资本主义的整个生命历程：“资本主义制度从 16 世纪在欧洲起源，19 世纪称霸全世界，到了 21 世纪，已经开始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了。”（第 201 页）资本主义目前的“这一次”到底怎么不一样？《资

本的终结》明确告诉大家，这一次是资本主义的终场演出，没有续集！

资本主义必亡是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曾经像幽灵一样在欧洲飘荡，也曾经像飓风一样横扫全球。可是随着世界各国加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这论断似乎再次沦为无家可归的幽灵。今天，如同《资本的终结》的作者一样，至少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眼里，马克思的论断终于等来了实践的最终确认。

在资本主义似乎取得了世界范围的压倒性胜利之后，要论证资本主义实际上正行将就木，当然不能靠喊口号。《资本的终结》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强调了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却在生产着贫困，并且这种贫困竟然是由生产过剩本身产生的。”（第6页）

贫困不是源于生产不足，而是源于生产过剩，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洞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般人都是通过就业取得收入的，但由于生产过剩，失业就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不但制造绝对贫困（无收入），也制造相对贫困（收入相对减少）。“工人的工资首先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谈判力量的大小，首先取决于‘产业后备军’（也就是失业和半失业工人）的多少。”（第79页）在马克思的时代，贫富分化主要发生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到今天，已经发展到1%和99%的对峙了。然而当今社会上的主流看法，依然以为贫困源于生产不足！这就是观念上先进与落后的差距。

生产过剩造成的贫富分化，不仅在一国之内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且同样在国际形成一个由中心地区和外围或半外围地区构成的“支配—依附”型结构。目前国内正热议中国梦，热议中国能

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些问题，《资本的终结》也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中心地区的少数人占有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多数人的劳动。如果中心地区变成了由多数人组成，也就不成其为中心地区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决定了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第182页）这正是《资本的终结》的独特风格：不掉书袋，只讲常识，让所有违背常识的“宏大叙事”相形见绌。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先进的一面是解放了生产力，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但驾驭不了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反而成为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的桎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外在表现正是生产过剩。由于生产过剩，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宣泄出口，从而造就了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点。例如，“与以往的一切经济制度都不一样，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个最基本的特点。”（第36页）一国的市场当然不可能容纳得下无限增长的GDP，于是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本性就是不断扩张”。（第51页）

中国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受害者之一。清朝与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第57页），现在一般都作为“落后就要挨打”的例证。这种看法可能失之肤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鸦片战争其实是两个病人之间的战争——“东亚病夫”对“英国病人”。清朝患的是常见的老年病，英国患的是一种新型疾病，症状是不扩张就要死。英国军队不远万里到中国打仗，不为占地盘，也不为抢财物，只为逼迫对方开门做生意，这是传统智慧理解不了的。只有明白了资本主义不扩张就要死，才能抓住这种具有鲜明资本主义特色的新型战争的本质。

当时的中国自恃“天朝上国”，面对远方“蛮夷”的挑衅，还要打一下才认输。同一时期的日本，连打一下的底气都没有。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率领四艘黑乎乎的军舰到达日本，要求开放贸易，否则就要开炮。日本人一看，就知道自己那些只会舞刀弄剑的武士根本不是对手，只好乖乖地打开了门户。

在资本主义早期扩张阶段，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倚仗坚船利炮向其他国家强行推销自己的“普世价值”，逐渐形成一个由中心、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构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些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自然也会产生贸易扩张的要求，于是渐渐形成了由外围和半外围向中心反向扩张的潮流。反向扩张的武器当然不可能是坚船利炮，而是“向底线竞赛”。“‘向底线竞赛’的意思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广大的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为了相互竞争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竞相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竞相取消各种政府管制，竞相为跨国公司提供低廉的资源，任由资本家剥削工人、破坏环境。”（第118页）

资本主义不增长就死、不扩张就亡的本性，使得生态平衡根本就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生态可持续性要求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所产生的各方面环境影响都必须限制在一定数量以内。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总的经济产值不断增加。”（第209页）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马克思早已论证的制度瓶颈之外，现在又逼近了生态资源的天花板。生产过剩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1%与99%的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异化的资本俨然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现世的财富已经难填欲壑，还要把疯狂的黑手伸向子孙后代。所以，悖逆天理人伦的资本主义，不但非死不可，

而且早死早好。

当然，资本主义是骂不死的，好在它会自己找死。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经历过多次大危机，但每次都能起死回生。然而这一次的确不同。这一次，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完成，资本扩张的触须已经伸进地球的每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落，经济已经增无可增，市场已经扩无可扩。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种种乱象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进入濒死状态，一切作为都只是本能而徒劳的挣扎。地球人即将见证的是，一个曾经如日中天的社会形态，竟然会被自身过剩的生产能力活活憋死！

不久以前，资本主义阵营曾兵不血刃地取得冷战的完胜。谁知就在很多人都误将回光返照当成历史的终结时，资本主义世界又犯了经济危机的老毛病，缠绵病榻近十年仍未见好。是否还有救？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要多年后才会看清，《资本的终结》现在就来揭开谜底，确实有点振聋发聩。更大的麻烦还在于，这本书会让人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即将失败，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完全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这正是此书浅易行文风格背后蕴含的深意：只有认清我们面对的困境，才有可能丢掉幻想，重新上路。

（卢映西：女，1963生，江苏扬州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己任。）

中国工业化远未完成——还在路上

江涌 / 文

鸦片战争，警醒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自那时起，中国就有了工业化的尝试——洋务运动。然而，甲午战争，让中国的工业化强国梦灰飞烟灭。辛亥革命后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战乱频仍，列强当道，买办横行。实际控制中国的英美资本不允许中国搞真正的工业化，而依托江浙沪地主买办的国民党政权，热衷倒卖资源、充当国际资本代理，对中国的工业化没有一丝兴趣。“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公开说：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农业国及农业文明与工业国及工业文明的差异，是人多地广的中国在军事上不是人少地狭的日本对手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工业化真正起始于新中国。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可谓一穷二白。“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①

中国的工业化成就有量乏质

历史上，成功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都能达到当时技术要求所能达

到的制造巅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使用蒸汽机动力为主要标志的，到19世纪中后期，当时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应当是铁甲舰。一条铁甲舰有几十万个零部件，能制造铁甲舰的国家，就是那个时代的工业化国家。而能制造最好的铁甲舰，意味着经历了最成功的工业革命，英国显然当之无愧。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使用内燃机与电动机动力为主要标志的，能够制造汽车而后是飞机的国家，就是成功工业化国家。经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德国能够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美国能够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飞机，德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制造业，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翘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后，大型客机成为当今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其设计制造需要百万以上的零部件，当今世界，有且只有被舆论炒作“去工业化”的美欧，能够制造“波音”与“空中客车”。德法则汇全欧洲制造之精华方可与美国相匹敌，日本等工业化强国难以望其项背，这表明美德法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强的工业化国家，代表着当今世界最高的工业水准。

然而，作为新兴“世界工厂”的中国，迄今为止，飞翔在中国领空，抑或涂上“中国XX航空公司”名称的大飞机，都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中国是当今世界生产、消费汽车最多的国家，但迄今也不能制造出世界最好的汽车，甚至高档一点的汽车的发动机与关键零部件都要进口。作为新的“世界工厂”^②，中国的人均工业产值不到美国的1/10，世界对“中国制造”毁誉参半，中国对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也褒贬不一，更没有取得过去英美日在科技、管理上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保护主义甚嚣尘上，贸易摩擦纷